# 窗外的窥视

办公楼就在教学楼的旁边，一共有六层。教师的职称越高，所使用的办公室的楼层也越高。校长、党委书记、教务主任等都高高雄踞在第六层，目的是为了方便普通学生抬头瞻仰和顶礼膜拜，以便培养出尊敬领导的美好品德。王段长能执掌最受瞩目的高三年段，资历来头自然是非同小可，因此也在顶层拥有一席之地，荣幸的和学校首脑们比邻而居。 我进入这所重点中学还不到两年，但到第六层朝见的次数却多到数不清，主要是因为本人的口才委实了得，以致於校领导常常盛情的邀请我上去做检讨，到後来基本上每个房间的人都看过我的精彩演出。这会儿我简直是轻车熟路，不到半分锺就找到了王段长的办公室，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。 这间房的空间不大，不足三十平方的屋子里摆放着一张待客的长沙发，一个堆满书的木架，办公桌紧挨在窗边，上面收拾的整整齐齐。靠墙处有一个贴壁式的小柜子，擦得发亮的外表发射出金属的光泽。由於窗帘遮盖住了初夏灼热的阳光，所以办公室里非常清凉，使我心里原有的一点不快立刻就烟消云散了。 “还好，还好！在这里干活总算是轻松多了！”我一屁股坐在书桌旁的转椅上，想像着其他同学此时的惨况，不禁再次为自己的聪明才智鼓掌叫好。一直到拍痛了手掌後，我才记起王段长说的任务，赶忙打开左下角的第二个抽屉，把里面的文件全都搬了出来，开始按照顺序整理。 这种活儿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我费了好大精力才全部整理完毕。望着面前井然有序的成果，我如释重负的舒了一口气，抬碗看看时间，才过去一个多小时！王段长还要过两个锺头才会返回，而我答应了等他回来再走的，也不能擅自离开了，那剩下的时间干什麽好呢？ 我无聊的呆坐了一会儿後，耐不住性子的站起身，开始在房里东瞧瞧、西望望的搜索，希望能找本好看的杂志解解闷。王段长不愧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，书橱里摆设的不是马列着作就是毛邓选集，除了党中央指定刊物外其他闲书一概没有！要想从这里找到通俗读物，简直比从太监脸上找胡须还难。 我垂头丧气的揉了揉胳膊，心想只有靠看风景来打发时间了，说不定这时候会有女生在操场上体育课。如果是练习跳远跳高的话，就可以尽情观赏乳波臀浪了。於是抱着一线希望踱到窗边，撩开帘子向外望去。 不料这一望没见着女生，倒是看见窗下有一道三尺多宽的长长的平台，像帽檐一样环绕在五层和六层的接缝处，显得十分不协调。我好奇的观察了一阵後才搞明白，这层楼原来只盖到第五层，最上的一层是加盖的，那平台必定是从前的屋檐，保留着没有被铲平，所以才这麽难看。 突然，一个想法闪电般跃入我的脑海∶“假如我趴到平台上，把头探到楼下去，不就可以偷窥到第五层的房间了麽？一般的房间里不会有什麽香艳的镜头，但是离这里不远就有一个女厕┅┅” 这个念头使我心里的烦郁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紧张、一阵兴奋，还夹杂着热血沸腾的激动。我知道这两天楼下正在修水管，所有的教师都被迫挤到五、六两层来方便，包括一楼那几个新来的如花似玉的实习老师┅┅ 好！说干就干，饱饱眼福就当作是今天辛勤劳动的工钱吧！我平定了一下呼吸，轻灵的翻身跳出了窗户，双脚稳稳的站在了平台上，警惕的望了望四处。还好办公楼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，而且周围又有几棵参天大树遮挡，除非有人特意用望远镜观察，不然是绝不可能发现我的不轨举动的。 我手扶着墙壁，刚走上几步，额头上的热汗和冷汗就争先恐後的涌了出来。老天！这段路看上去挺宽，走起来才感觉窄的可怕，对我来说这次行动不亚於杂技演员走钢丝，一不留神就有英勇就义的可能。另一个让我担心的是，要到女厕沿途必须经过５个办公室，要是被房间里的领导们察觉窗外有人在飞檐走壁，那就全完了。 好在天公保佑，开头的几间房里竟全都没人，大概学校的头头脑脑们都赶去参加各种会议了。我非常感激的意识到，有如此热衷於开会的领导班子确实是全校师生的福气，至少使我现在收益非浅，不必提心吊胆的害怕被人擒拿归案！ “一┅┅二┅┅三┅┅四┅┅”我边走边在心里默默的计着数，现在，只要越过最後一个房间，就到达女厕的正上方了。看来今天我是肯定能欣赏到女教师如厕的香艳镜头了，自己的人生阅历又将会有一次划时代的增长！回家後应该开瓶香槟，好好的庆贺一下这次隆重的胜利┅┅ 就在这时，前边不到半米远处的窗户猛地打开了，一大片水花“呼”的一声划过长空，纷纷洒洒的往楼下落去！我吓了一大跳，浑身一震，差点儿从平台上向地面作了自由落体运动。 ──不好了，这最後的一间办公室里竟然有人！他（她）是谁？是在警告我吗？ 我的心猛烈的跳动了起来，一时之间手足无措的怔住了。好在过了片刻後，依然没有其他事情发生，看来房里的那个人只是随手向外泼倒一杯茶水而已，并不是察觉了我这个不速之客。我定了定神，暗想你这家伙狗胆包天，竟敢惊了老子的圣架，应该判你个冲撞之罪，拉出去斩立决以平民愤！ 不过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现在我还是让你一下好了。我边想，边苦笑着伏下身，手脚并用的从窗户下爬过，每一个动作都谨慎到了极点，深恐自己发出不该有的声响，被那个该死的家伙听见。 眼看就要绕过这危险地带了，我正在暗自庆幸，猛然间头顶传来一个深沉威严的男音∶“喂，你呆在外面干什麽？进来吧！” 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四肢一软，整个人五体投地的瘫下了。对方原来早就发现我了，这是在叫我乖乖的进去投案自首呢！唉，想不到我第一次作贼就败的这麽惨，真是多年的英名一朝丧尽呀！ “郝处长您好！您现在有空吗？”突然，又有一个女子的声音清楚的送进了我的耳朵。我怔了一下，才恍然察觉人家刚才根本不是在和我说话，自己纯粹是虚惊一场！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，反手一摸，背上湿漉漉的全是汗，竟後怕到连爬行的力气都无影无踪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只好暂时的伏在原地调匀内息，同时倾听着头顶上传来的倾谈声── “你找我有什麽事？请坐，坐下说！” “是┅┅是关於推荐保送的事┅┅我想知道，学校会不会保送我直接升上大学？” 我心中忽地一动，惊觉後面那人的语音十分熟悉，竟似乎是黄蕾的声音┅┅ “那就要看你下周的模拟考试成绩如何了。学校将从年段的前２０名中选拔１０个保送。” “那┅┅那１０个名额又将怎样确定？会优先考虑学生干部吗？”这声音尽管有些嗫嚅断续，但依然是如此宛转动听，令人从心底里舒服了上来。我更加确信无疑了，房间里的女孩必定是黄蕾！ ──要是你我真的无缘，为什麽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总是如此巧合的与你相遇？是上帝怜悯了我的苦心，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？ 我心里一阵激荡，也不知从哪儿生出了一股力气，一骨碌的爬起身，靠近了窗户想看看我的梦中情人，但视线却被厚重的窗帘遮挡住了。我不死心，仔细地沿着窗框逡巡了一阵，终於发现在边角处有一道细细的逢儿，於是立刻把眼睛凑上，凝神向房间里望去。 黄蕾──这个让我梦萦魂牵、又爱又恨的女孩──她的身影立刻就跃进了我的眼帘，直接的撞击着我大脑的每一处神经！ 此刻，她正坐在屋里的沙发上，一件淡绿色的轻衫紧紧的包裹住了玲珑有致的娇躯，衬托出了身段的美好曲线。粉红色的碎花短裙松散地覆在膝头，修长匀称的双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。淡淡的阳光铺在她的身上，彷佛将她整个人都沐浴在圣洁的光芒里。那清丽的容颜和脱俗的气质，使她看上去像个女神般的雍容华贵、高不可攀！ “是的。学生干部──特别是像你这样能力出众的干部──从来都是我们优先保送的对象。” 那深沉的男音把我的注意力从黄蕾身上拉了回来，转眼一看，办公桌後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瘦小男人，正在慢条斯理的开声说话。尽管他几乎是背对着我坐的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此人是学校的教务副处长郝涉。他有一个十分显着的识别标记，那就是他的脑门，上面的头发基本上都提前退役了，使保护地皮的重要工作处於全面瘫痪的恶劣状态。 “可是，我竭尽全力也只能在４０名左右徘徊！”黄蕾低下了头，咬住嘴唇幽幽的说∶“能不能┅┅放宽政策，在┅┅在前５０名中选拔？” “那怎麽行？政策是教务处集体决定的，哪里能说改就改？”郝副处长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说∶“小黄，我看你不要把脑筋动到这上面，还是回去好好的复习迎考实在些。你发奋的拼搏一下，挤进前２０名还是很有希望的。” 黄蕾默不做声，小手抠住裙角不停地来回扯弄，足尖轻轻的在地下顿着，秀丽的脸上满是失望之色。 郝副处长空泛的安慰道∶“别那麽丧气嘛，小黄！我对你很有信心的，你一向是个永不服输的女孩子，一定能超常发挥创造出成绩上的奇迹的，是不是？” 黄蕾赌气的说∶“奇迹哪里能说来就来呢？人家做不到嘛！尤其是历史和政治那麽难考，我能保住现在的名次就已不错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抬起俏脸直视着对方，眼睛里放射出丝丝柔波，撒娇似的说∶“我不管！您一定要帮帮我，不然我就赖在这里不走啦！” 郝副处长摊开手，爱莫能助的说∶“没办法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！我也无能为力啊！” 黄蕾忽地变换了一下坐姿，有意无意的把短裙撩高了些，露出了一截雪白浑圆的大腿，她挑衅似的翘起右脚，略为夸张的在空中划了个圆弧，然後才缓缓的架在了左膝上，柔声哀恳道∶“您是模拟试卷的审核者，能不能透露一点┅┅考试的范围，就算是几道题都好。求求您啦，我非常、非常希望能保送，只要您能漏点儿信息给我，那┅┅那┅┅我会永远感激您的！” 这几句话说的柔情似水、又甜又腻，既像是乖巧的女儿在向慈爱的父亲倾诉心事，又像是任性的姑娘在向宽厚的情郎胡搅蛮缠，那种自然娇痴的少女风情既让人万分怜爱，又令人兴起征服的渴欲。 我听得脸热心跳，凝视着她那张春花般娇艳的脸，情不自禁的想∶“只要是男人，有几个能狠的下心拒绝她？郝副处长也是肉眼凡胎，恐怕难逃劫数！嗯，看样子事情也许会有转机┅┅” 郝副处长瘦弱的身体动了动，声音有些不自然了∶“小黄，别的忙我可以帮你，但┅┅但要我泄题给你却是万万不行的。身为人民教师，我┅┅我必须对学生负责！弄虚作假会害了你的。听我的话，你还是回去多多用心的读书吧！” 黄蕾的脸色一黯，清脆的声音已变的有些滞涩∶“您┅┅您真的这样狠心，眼睁睁的看着我走入绝境而见死不救吗？” “没有这麽严重吧！怎麽扯到‘死’上面去了？”郝副处长不以为然的说∶“就算不能保送，你依然可以像广大同学一样参加高考嘛，说不定还能考上更好的大学呢！” 黄蕾怔怔的望着他，望了许久，眼眶渐渐的红了，两道清澈的珠泪无声无息地滚了下来，哽咽着道∶“如果不能保送我就完了┅┅高考时我一定会怯场的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了，初考、中考、会考，只要是重要的考试我都失手考砸了！我┅┅我一进考场就紧张得全身冒汗，大脑一片空白┅┅这样子参加高考还不是走入绝境吗？呜呜┅┅” 她越说越是伤心，到最後已是双手掩面泣不成声，柔弱的娇躯斜斜的趴在沙发上，双肩在一耸一耸的抽动。 我看着她伤心的样子，倒不禁有些同情她了。三年後，当我亲身走入高考的考场时，我才深深的体会到，那是一次多麽可怕的、激烈的、你死我活的战役。更让人痛苦的是，为了准备这次战役的胜利，肉体被折磨的完全机械，心灵被压榨的完全麻木，连人性都被完全的扭曲了！ “别哭别哭，你先别哭嘛！”郝副处长显然对这种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的场面毫无思想准备，他急忙走到黄蕾身边，轻拍着她的肩说∶“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！好啦，听我的话，先静一静好吗？唉┅┅怎麽办？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？” 黄蕾忽然直起了身子，俏脸上犹有泪痕，神情却变的十分古怪。她抹了抹泪水，倏地抱住郝副处长的腿，说出了一句绝对令人意想不到的话∶“只要您┅┅您肯透露模拟试卷的题目，那┅┅那┅┅那我就是你的了┅┅” 郝副处长惊得呆了，僵住了无法动弹。我也惊得呆了，彷佛晴天里响起了一声霹雳，把我的思想灵魂全部撕成了斑斑点点的碎片，零零星星的在宇宙中四散漂浮。这一瞬间，天地万物都已不复存在，只剩下小慧的一段话在我耳边不停的萦绕∶“┅┅她是个极端渴望出人头地的女孩子，为了既定的目标愿意付出一切代价┅┅为了前途，她肯用贞洁来交换┅┅” ──她到底在追求什麽？她追求的就那麽重要吗？竟能趋势一个如此高傲、如此聪敏、如此出众的女孩说出这样寡廉鲜耻的话来！ ──还是我根本就不了解她，根本就不了解一个具有狂热执着精神的女孩，本来就准备随时为理想和抱负作出巨大牺牲的！ 我的心像是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，恍惚中，有一种精心呵护了很久的感情悄然的陨落了┅┅